

1981 年的 9 月,我提着两只小箱子飞到大洋彼岸,进入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那时候我是个傻丫头,自以为学了几年西乐,唱了几个咏叹调,得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奖,拿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天多高?地多厚?浑然没有概念。土呀,土的浑身上下快掉粉末了!

我对印第安纳这所大学没有概念,对印大的音乐学院没有概念,当然,对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黑人女教授更没有概念。

我是那种永远会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人,不知道的可以先不知道,没得到的可以暂时先不要,希望有的等待机会慢慢来,如果失去了耐着心思再寻找。

我不知道这些素质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时光过去了,我慢悠悠地回头看,看到的是许多闪光的记忆,那些我当时并不自知的许多过程和感受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也许很多珍宝就是在时光流逝中才慢慢显出其价值的。

那时浑浑噩噩的我除了到美国去的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之外,事物认知能力其实很肤浅。所以我不知道为我提供了奖学金的印第安纳音乐学院是美国的一所极



2009 年 5 月 5 日、2010 年 10 月 10 日、2011 年 12 月 1 日,由青年作曲家宋歌创建的“阿秘厘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接连不断、从容不迫地奉献了“阿秘厘人”、“圆圈现场”和“阿秘厘歌”三场原创音乐作品音乐会。且奏且歌的表演形式,东方乐感与异地韵律的无缝交汇,学院血脉与民间气息的自然互通,作曲与演奏的二位一体,都给听众,特别是文学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悠长的回味。三场音乐会我都有机会聆听,并间或旁听过他们的排练,但如何界定阿秘厘音乐的“新”风格?三年来一直困扰着我。

2012 年 2 月 26 日深夜,我再次反复回放、聆听阿秘厘乐队这三场音乐会的录影资料,脑际突然蹦出一个词:“新世界音乐”。对,就是它。而且,一旦厘清、明确了“世界音乐”的概念,“新世界音乐”这个“新”概念也就水到渠成。

比较麻烦的是,“世界音乐”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视角,一直处于流变中。20 世纪中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逐步发展,1958 年,杰出的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率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设了以推广和介绍西洋古典音乐以外的世界各地传统与民间音乐为目的的实践性民族音乐学课程;1965 年,威斯礼安大学的教学大纲中,首次出现了“世界音乐”这一术语。70 年代,伴随着移民潮的汹涌与跨国旅游业的发展,“世界音乐”更加广泛地进入了普通百姓的视野,出于商业目的的唱片征订目录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

其实,回到事情的本原,问题可能会相对简洁而清晰,从创作与

其知名的学校,那是多年在美国的公立大学中常年独占鳌头的顶尖音乐学院。我更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知名音乐家在他们从舞台上退休以后都会以来到这所学院任教为荣耀为幸运。因而我在面对卡米拉·威廉斯小姐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一丝一毫的紧张和倾慕,除了有点困惑,因为我那可怜的英文弄的我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卡米拉,一位中等个头的黑人女士,打扮得十分时尚而端庄,年轻时她应该很漂亮,没有黑人特有的那种厚嘴唇,除了鼻翼有一点点宽,眼睛很大,虽然眼白上有一点黄斑,但是依然清澈。我猜她是四十多岁,但后来知道她其实应该是六十岁过了。

从那天起,我随她学习歌唱技巧,直到一九八五年离开印大。

卡米拉是一个并不严厉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有漂亮“头声”的老师,卡米拉是一个会把真实的自己亮给学生的老师。

我说这些,是她和我的其他的老师太不一样了,或者说,她是第一个把美国精神展现给我的美国人。所以她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

## 我的教授卡米拉

吴霜

在我的声乐学习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郭淑珍,另一位就是卡米拉·威廉斯。而这两位大师级的教授,教学方法是南辕北辙的。郭老师来自俄罗斯的教学之路,她是那种在课堂上十分严谨的近乎古板的严厉师长。本性好动总是一刻不停的我初到她的门下,在几年之中像是一条粗糙的木棍被尖利的刻刀一下下修饰成了一根状态合乎规格的光滑的筷子,这其中我的随意我的任性被一点点修饰收敛而达到彻底的收伏。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是那种行为端庄、学习态度严谨的标准的好学生了。



而卡米拉不希望我继续那种规矩相。她在那间装饰得非常漂亮、极具个性化的课室中总是大张着双手引吭高歌做着示范,她大声说说话满室的走动,解释着发声位置和歌曲的内涵,浑身散发着的是那种黑人特有的气质,你可以称那种气质为艺术家的特性或者是一种独属于卡米拉自己的天分,因为后来我总是不能置信一位过了六十岁的女人怎还能有那样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呢?

欣赏的角度出发,意为“甘露”、“光”、“不灭”的“阿秘厘”,其风格或者品种的“世界音乐”性,就是世界各地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原生态音乐。而作为当代音乐创作一种新方向的“新世界音乐”,正是基于世界音乐“韵律”而不是“材料”的编织、重组与升华。

究竟什么是“新世界音乐”?也许要从它不是什么说起。“新世界音乐”不是“新民族乐派”,新民族乐派致力于用现代作曲方法来表现音乐的民族性,比如巴托克。“新世界音乐”不是“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也是现代作曲技法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或者妥协,比如罗克伯格。而“新世界音乐”则并不钟情乃至根本拒绝五花八门的现代技法。“新世界音乐”不是“新时代音乐”,新时代音乐又叫新世纪音乐,虽然它也经常融合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元素,但电子乐器和高技术的录音手段仍然是它赖以生存的特色,比如喜多郎。而“新世界音乐”则几乎是与“电子化”彻底绝缘的。也因此,“新世界音乐”就更不是“女子十二乐坊”了。

“阿秘厘音乐”是一个开放的系列的大型的音乐,通过作曲家革新式的作品与演奏家富有创造性的演绎,创建全新的音乐语言和艺术形态。与“新世界音乐”这个概念是否准确,还需要广大听众的实际聆听来验证。

王家阿姨和竺家阿姨同住在四平路街道鞍山四村的一个楼道里,是正宗的隔壁邻舍\相依相偎的老姐妹。这儿的左邻右舍,被这对好阿姨的火热心肠暖暖地包围着。

先说这位王阿姨,她可是我们四平街道令人敬仰的老烈属。虽然老伴离去给她带来伤痛,但王阿姨坚强地面对生活、面带笑容。瞧!她的嘴巴小小的、鼻子尖尖的、眼睛细细的,当然心思也就密密的。某天,李阿姨家突然响起了煤气报警器的叫嚣声,急促得让人心惊,家里却没人。王阿姨立马报告人民警察,请上居委干部、唤来换锁师傅,打开那家大门。动用如此警力物力的紧急大事体,经煤气公司人员查验,虚惊一场。那是李阿姨家喷出的空气清新剂太过

浓烈,导致煤气报警器忍无可忍而抗议。但王阿姨的善举,依然得到了大家的首肯。正因为有“细眼睛”王阿姨管着楼道,出门在外的邻舍,感觉家里上了保险丝,出去一百个放心。

而王阿姨给隔壁竺阿姨一家享受的待遇,那是一句话:自家!竺阿姨的丈夫动过几次手术,两老年纪都上八十了,一些生活上的事体不好做了。王阿姨眼尖,插一手那是不用他俩开口的。有一次她发现竺阿姨家道顶门上漏水,上面还布着好几根旧电线,全裸露。做过电器工程师的王阿姨当然懂行。按照老套套,她联系上居委干部,请他们叫来物业人员修补渗漏,坚决杜绝了电线遭水引起火灾的

卡米拉是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歌唱家,不难想象,在那个年代里,黑人曾经忍受过什么样的侮辱与损害。即便后来的美国去除了奴隶制,黑人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不能得到真正公平的社会地位,而我的黑人老师正是从那个时代一路挣扎奋斗走过来的。像她那样的黑人歌唱家,后来能够在美国顶尖一流的音乐学院中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位置,必定是成就非凡且有着绝强拼搏精神的真正强者。

有一次上课时,我因为无论如何做不到她要求的标准而陷入困惑,她不停地纠正我,我不停地唱,到后来嗓子已经疲劳,仍不能让她满意,我无可奈何的哭起来。我这人从来没有在主科课堂上哭过,老师的要求我总能做到。但那次不行了,我有弹尽粮绝之感。当时我想,反正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干脆让它流个痛快。于是不停的哭。卡米拉有点无措了,她让钢琴手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我一看,俺地娘哎!这个时候喝洋酒?美国人压惊的习惯,

## 笔从心意来

江宏

平时,丁申阳很少言语,但冷不丁地会冲出几句令举座震惊的话来。也许多半时间,他是在琢磨问题,在静观事物,通常决不出手,一旦出手,则剑锋指喉。以前还真纳闷:如此少言寡语的,怎么就玩弄起流转飞端式的草书?倘使猜测不错的话,那便是在作情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草书 丁申阳

在我这儿可是行不通啊!于是我接着哭,哭的上气不接下气。

我忽然觉得卡米拉的脸离我很近,她的棕黄色的大眼睛里也开始储满泪水。她也哭了?我惊着了,和她对睁着大眼,愣在那儿了。

她开始了一番长长的谈话,我的倒霉英文不能让我一字不落的收纳她的全部讲话,但我清楚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她说:霜,你要记住,世界上任何事都不会总那么由着你的意思。你遇到这点儿难事算什么?你不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挤压?你根本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的磨难!

我记住了她的话,一直记到今天。我的想象力和创造过程总会伴随着坎坷,但我总会义无反顾的向前走,因为再艰难,也比不了卡米拉当年遇到过的那种挤压。

等我英语好一些之后,我知道了,我的老师卡米拉·威廉斯是美国黑人奴隶制解除之后,首次登上贵族古典歌剧音乐舞台上的第一位黑人女高音歌唱家。她于 2012 年的 1 月去世,享年 92 岁。

绪的积攒,他的寡言是为了不损耗精力。他的感情通道完全交给书写。

这就是丁申阳,用顺畅激越、气宇轩昂的宣泄,在纸上构筑自己的语境。他将自己的所想、所思、所悟,将心里话交付毛笔,表达在纸上。

以前我撰文说他的书法像画一般。现在想来,这样的比较,不太妥帖,因为画毕竟存有刻意的成分,而丁申阳的书法,是从心间泻出来的,看不出经营的意图。未知草书是否专为无心作秀、有意写心的艺术家设计的,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便成为人书合一的境界了。也许草书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

当然,草书以心灵领銜,作为艺术,又必须具備形式,形式是艺术的定律,是心灵表现的载体。丁申阳的草书,再狂、再放、再不拘、再不羁,也无法背着自身的艺术秩序。丁申阳的草书,是活脱脱线条的剑舞刀劈,其点又有鼓号角吹般的震撼力,整幅作品好似两军阵战,看去凌乱,却在深度的掌控下,收放自如,井井有条。丁申阳凭着对法度的娴熟驾驭,才获得心灵的

在欧洲,不少年轻的爸爸妈妈都排斥白雪公主的故事。分析一下,第一,它给孩子灌输的概念是,后妈是恶毒的。而现在欧洲的很多家庭,不是有后爸,就是有后妈。这样的故事就有挑拨离间的嫌疑。第二,它很血腥。后妈下令杀死白雪公主,猎人把一头鹿杀了,心脏挖出来,当成白雪公主的心脏。很血淋淋。后妈一计不成,又装成老太婆,用毒苹果把白雪公主毒死了。短短一篇童话,教了孩子那么多杀人的办法。第三,要嫁就嫁个王子。弄得小姑娘们好高骛远。可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王子可以嫁呢?所以说,白雪公主过时时。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生日晚会。听了一个新版的白雪公主。新版白雪公主是这样的:国王死了,皇后不喜欢白雪公主,就派一个人把白雪公主骗进一个大森林里。白雪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碰到 7 个黑黑的煤矿工人。7 个矿工问白雪公主,你在这里干什么?白雪公主说,我迷路了。矿工们说,



你是个女人,一定会做饭吧?白雪公主说,我最喜欢做饭了。于是矿工们把白雪公主带到家里,白雪公主打开冰箱一看,里面都是鱼呀肉呀鸡呀。白雪公主就给 7 个矿工做了一顿美食。

皇后问镜子,白雪公主死了没有?镜子说没有,白雪公主正乐呵呵地做饭呢。皇后很气,就派人送去一瓶毒油,说是让白雪公主擦脸用。好心肠的白雪公主把它送给 7 个黑矿工。他们一擦油,脸就变白了。

皇后问镜子,白雪公主死了没有?镜子说没有,白雪公主正乐呵呵地做饭呢。皇后很气,再派人送去一瓶有毒的香波,说让白雪公主洗澡用。白雪公主把它送给 7 个矿工,他们一洗,就缩得很小很小。这样下井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皇后问镜子,白雪公主到底死了没有?镜子还是说没有。皇后就被气死掉了。

大森林里住着一个 IT 行业的年轻人,他去向白雪公主求婚。白雪公主说,好啊,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7 个小矮人带上。IT 的人说,当然可以啦!他们就举行了婚礼。白雪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

顺畅流露。因此,他在法度上下的功夫,占据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古往今来的草书名家名作,他都会数家珍给你摆弄个八九不离十,他也时有草书研究的文章发表,俨然是个草书的学者。

近来,丁申阳又重拾草书传统,或者说又再次面对传统的草书,与其认为是在梳理,不如说在那里寻找激活自己创作的新意力量。十年前、二十年前对传统的认识,和今天不尽相同。随着自己技艺的提高,经验的丰富,手段的多样,随着心灵境界的日益升级、对传统的认知也水涨船高,在其间获得也更为精深。丁申阳面对传统,既有仰止高峰的崇敬心,又具交心般的平等对话,再次亲近传统,无疑再次找到超越先前的自我。目的是,能在创作中,抚平或者磨去传统的痕迹,消除传统的影子,出落纯正的丁申阳书风。心迹与书迹的吻合,才是丁申阳的纯正书风。



竺阿姨空时,还会把公共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十几年如一日,就像活雷锋,不容易。在人文关怀方面,竺阿姨主要是在王阿姨痛失老伴的那段日子里,时常串门问寒暖,替王阿姨解解闷、舒舒心。平时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比如下雨要收衣服之类的,两家阿姨谁先看到老天爷变脸,谁就会立马叫楼上楼下收衣服。

王阿姨和竺阿姨就是这样学雷锋的,如此流淌着脉脉温情的邻舍情谊,不正是我们向往和期待的邻里关系吗?和谐社区的创建,不正需要更多这样的王阿姨、竺阿姨来和风细雨般地呵护吗?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到来,明起刊登一组《草木篇》。责任编辑,贺小钢。

## 与时俱进的白雪公主

（德）程玮

### 十日谈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